



西夏經濟史

杜建錄 著



杜建录 著

西夏經濟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夏经济史/杜建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5004-3489-8

I. 西… II. 杜… III. 经济史—中国—西夏 (1038 ~ 1227)
IV. F12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962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易小放

封面设计 章新语

版式设计 李 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4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党项羌内迁及其社会经济	(1)
第一节 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1)
第二节 党项羌的大迁徙.....	(5)
第三节 内徙党项羌的社会经济.....	(9)
第四节 夏州拓跋政权及其奴隶制与封建制相结合的 社会形态	(16)
第五节 党项宗族制度.....	(20)
第二章 西夏的生存环境与立国规模（上）	(31)
第一节 西夏的自然环境.....	(31)
第二节 西夏的气候	(41)
第三节 西夏的物产	(46)
第四节 西夏的交通运输	(66)
第三章 西夏的生存环境与立国规模（下）	(72)
第一节 西夏周边地区社会环境	(72)
第二节 西夏的人口	(83)
第三节 西夏的民族	(91)
第四章 西夏的畜牧业	(102)
第一节 西夏牲畜的种类	(102)
第二节 游牧、放牧、喂养三种生产方法	(107)
第三节 部落大姓与个体族帐畜牧经营	(109)
第四节 国营畜牧业及其管理制度	(112)

第五节	畜牧业繁荣发展之原因	(120)
第五章	西夏的农业	(123)
第一节	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	(123)
第二节	农作物的种类	(131)
第三节	农业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	(145)
第四节	尾论	(149)
第六章	西夏的手工业(上)	(153)
第一节	金属冶炼与锻打铸造	(153)
第二节	制盐	(159)
第三节	酿酒	(168)
第四节	陶瓷、建材	(178)
第七章	西夏的手工业(下)	(188)
第一节	皮毛加工及丝棉麻纺织	(188)
第二节	造纸	(196)
第三节	印刷	(203)
第四节	手工业工匠种类与身份地位	(218)
第八章	通货流通与高利借贷	(225)
第一节	通货流通	(225)
第二节	高利借贷	(242)
第九章	西夏与周边诸族(国)的商业贸易	(252)
第一节	夏宋商业贸易	(252)
第二节	与其他民族及政权的经济交流	(268)
第十章	西夏的赋役制度	(273)
第一节	赋税制度	(273)
第二节	役制	(281)
第十一章	西夏的土地关系与阶级结构	(291)
第一节	西夏的土地关系	(291)
第二节	西夏的阶级结构	(300)

附录

- 征引书目 (314)
西夏经济史论著索引 (320)
- 后记 (332)

Contents

Chapter I The Tangut's Inland movement and their social economy

social economy	(1)
Section 1 The social life for early Tanguts	(1)
Section 2 The Tangut's movement	(5)
Section 3 The social economy for the Tanguts Moved Inland	(9)
Section 4 The T'o-Pa Regime and the combined social form of slavery and feudal system	(16)
Section 5 The clanship of Tanguts	(20)

Chapter II Hsi Hsia's surviving environment and Its scale of founding a state (part 1)

scale of founding a state (part 1)	(31)
Section 1 Hsi Hsia's natural environment	(31)
Section 2 Hsi Hsia's weather	(41)
Section 3 Hsi Hsia's goods and resources	(46)
Section 4 Hsi Hsia's transportation	(66)

Chapter III Hsi Hsia's surviving environment and Its scale of founding a state (part 2)

scale of founding a state (part 2)	(72)
Section 1 Hsi Hsia's social environment of bordering Areas	(72)
Section 2 Hsi Hsia's population	(83)
Section 3 Hsi Hsia's ethnic groups	(91)

Chapter IV Hsi Hsia's animal husbandry	(102)
Section 1 Kinds of Hsi Hsia's livestock	(102)
Section 2 Three ways of production: nomadic, grazing and raising	(107)
Section 3 The tribe name and Individual manage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109)
Section 4 State-owned animal husbandry and its management system	(112)
Section 5 The reason of prosperity of animal husbandry	(120)
Chapter V Hsi Hsia's Agriculture	(123)
Section 1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123)
Section 2 Kinds of crops	(131)
Section 3 Production tools of agriculture and progress of farming technique	(145)
Section 4 Summary	(149)
Chapter VI Hsi Hsia's handicraft industry(Part 1)	(153)
Section 1 Metallurgy and forging	(153)
Section 2 Salt production	(159)
Section 3 Wine-making Industry	(168)
Section 4 Ceramic Industry and building materials	(178)
Chapter VII Hsi Hsia's handicraft industry(part 2)	(188)
Section 1 Fur processing and textile of silk, cotton and linen	(188)
Section 2 Papermaking	(196)
Section 3 Printing	(203)
Section 4 Types of handicraft and their social position	(218)

Chapter VII Currency Circulation and Usurious Loan	(225)
Section 1 Currency circulation	(225)
Section 2 Usurious loan	(242)
Chapter IX Hsi Hsia's commercial trade with neighbouring states	(252)
Section 1 The commercial trade between Hsi Hsia and Song Dynasty	(252)
Section 2 The economic transaction with other Nations and Regimes	(268)
Chapter X Hsi Hsia's Tax and Corvee system	(273)
Section 1 Tax system	(273)
Section 2 Corvee system	(281)
Chapter XI Hsi Hsia's land relation and class structure ...	(291)
Section 1 Hsi Hsia's land relation	(291)
Section 2 Hsi Hsia's class structure	(300)
Appendix	
Bibliography	(314)
An Index to Works on Hsi Hsia's Economic History	(320)
Postscript	(332)

第一章 党项羌内迁及其社会经济

第一节 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一、早期党项羌的分布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族为我国古代西北羌族的一支，大致在公元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就已登上历史舞台。《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此外，《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都作了大体一致的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这段文字很重要，一是说明了党项羌的族源为“汉西羌之别种”，二是指出了早期党项的居地。

《后汉书·西羌传》云：“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这一地区曾是西羌的主要居地。汉代西羌曾大量内迁到河陇及关中一带，而留居在原地的广大羌族，西晋末年被鲜卑吐谷浑所统治，党项羌就是吐谷浑统治下羌族的一支。

在吐谷浑的东部，有两个羌族建立的政权——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与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它们也一度臣属于吐谷浑。^① 公元552年，西魏将吐谷浑势力逐出邓至，邓至亡。

^①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62页。

北周保定四年（564），北周灭宕昌。邓至、宕昌与党项同宗同源，它们灭亡后一部分融于党项，加之吐谷浑势力的退缩，党项羌遂强大起来，故史载“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或以为宕昌为党项之音转，实际上宕昌融于党项之中，成为后来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隋书·党项传》指出的，“其种有宕昌、白狼”。

早期党项羌分布较广，《隋书·党项传》说：“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传》则进一步指出：“其界东至松州（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隋书·女国传》载：“女国在葱岭之南……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此女国为西女国，似乎党项势力一度深入到黄河河曲以西数千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样才有可能与葱岭之南的女国发生战争。^① 早期党项势力虽一度深入到河曲以西的广大地区，但其活动中心则维持在河曲至松潘一带。

一般认为党项名称为中原汉族对其的称谓。北方突厥则称其为“唐古特”（Tangut），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就可以证明。^② 唐古特（唐古）应为党项的异译，也即北方民族沿用了内地汉族对党项的称呼。^③ 吐蕃称党项为

^① 黄河河曲及其以西数千里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羌族部落，《隋书》卷83《附国传》曰：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党项崛起后，它们中的一部分与宕昌、邓至一样，融于党项之中。

^②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14页。

^③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弭药”，拓跋^①等部内徙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后来弭药又引申为对党项建立的西夏国的称呼。

党项人亦自称“弭药”或“弥人”，《文海杂类》“番”释：“此者党项也，弭药也，番人之谓。”^②歌颂党项祖先的《夏圣根赞歌》开头几句是：“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③

二、早期党项羌的社会生活

《隋书》与《新唐书》、《旧唐书》的《党项传》均有关于早期党项社会生活的记载，其中《旧唐书·党项羌传》的记述最为详细：

其种每性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株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一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犛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穡，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于他界，醞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

^① 《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书作“拔”，《宋史·夏国传》作“跋”，为统一体例，除引文外，一律作“跋”。

^②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这段文字大致勾勒出早期党项人社会生活的情况，反映出党项内徙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阶段，男子的劳动在社会上起决定作用，成为氏族部落的主要成员，妇女则降到从属地位，并在收继婚制下，被当做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具有家长权力的男性及其子弟加以继承。

促使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父权制家庭形成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积累与战争掠夺。虽然早期党项羌地处高寒，土无五谷，但畜牧业较为发达，剩余产品与对外贸易开始出现，“求大麦于他界，醡以为酒”。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狄道（今甘肃临洮）时，党项前进来贡方物^①；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并遣使朝贡^②；武德九年（626）又遣使朝贡。^③朝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换。

有了剩余产品和畜群，必然会带来崭新的社会关系——私有制的萌芽。一方面，畜群由氏族部落公有开始向部落首领私有演变；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这些大大小小部落首领的贪欲，对外掠夺已不可避免。因而，在封建史家眼中，早期党项是“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劫”^④。“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⑤。唐高祖武德年间（618—

^① 《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② 《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

^③ 《旧唐书》卷2《太宗纪》。

^④ 《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

^⑤ 《隋书》卷83《党项传》。

626），党项寇略十分频繁：武德三年（620），党项、吐谷浑寇松州；^① 五年八月，党项、吐谷浑寇洮、岷二州；^② 六年五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今甘肃临夏）；^③ 七年四月寇松州，七月再寇松州，十月寇叠州，陷合州；八年四月寇渭州（今甘肃陇西）；九年三月与吐谷浑寇岷州，五月寇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又与吐谷浑寇河州。^④ 当然，党项寇边不完全是其内部阶级分化的缘故，也包括隋唐统治者民族压迫引起的反抗。

上述可见，党项羌人内徙前，正处于原始公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即父系家长制基础上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即使没有后来的大迁徙，也会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过渡到有阶级的奴隶社会。

第二节 党项羌的大迁徙

一、第一次大迁徙

公元7世纪初，李唐王朝建立不久，旋即扫平群雄，混一海内，“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⑤，纷纷内附。贞观三年（629）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大受优待，在其居地设轨州，授步赖为刺史。其他部落闻风而动，“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崛、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⑥。631年又“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⑦。至此，只有拓跋

^① 《旧唐书》卷61《窦威附轨传》。

^② 《旧唐书》卷58《柴绍传》及《资治通鉴》卷190。

^③ 《新唐书》卷1《高祖纪》。

^④ 《资治通鉴》卷191。

^⑤ 杜佑：《通典》卷190《吐蕃传》。

^⑥ 《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

^⑦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部大首领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通婚，结成抗唐联盟。贞观八年（634），在唐王朝的强大压力下，拓跋部内部发生分化，拓跋赤辞遂与从子拓跋思头内属，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①。

党项内附前后，吐蕃奴隶主政权从青藏高原崛起，不断向外扩张，贞观十二年（638），“进破党项、白兰诸羌，率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接着又攻松州，败都督韩威，党项首领“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②。贞观十五年（641）太宗答应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联姻，唐蕃矛盾暂时缓和，但吐蕃争夺松茂，打通进兵西域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吐蕃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党项诸部陆续从甘、青、川三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西北陇右地区。^③

党项羌的内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的是唐朝同意或组织的迁徙，有的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迁徙，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贞观以后拓跋诸部的迁徙。《旧唐书·党项羌传》曰：“其后吐蕃强盛，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两唐书没有记载内迁的具体时间，或以为在开元年间，或以为在贞观年间。这里有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拓跋部在吐蕃的逼迫下内迁，二是内迁是经唐朝同意并有组织进行的。

如前所述，贞观十二年（638）吐蕃兵临松州，给唐朝与拓跋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后来唐蕃达成妥协，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联

^①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③ 有关党项内迁，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史卫民《党项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汤开建《隋唐党项部落的迁徙》，载《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姻，双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直到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去世。

此外，李世民羁縻党项，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目的是为了遏制吐蕃势力，当时唐蕃斗争还未见分晓，唐朝不会轻易把拓跋等部迁走。贞观末，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吐蕃势力再度向北扩张，至永隆元年（680）前后，“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鄯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①。为了保存实力，党项拓跋等部在唐朝同意下，有组织地迁到陇右庆州等地。

《资治通鉴》也把拓跋等部的内徙定在贞观以后，“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利氏部落”^②。这次党项部落内迁的规模较大，除拓跋部外，还有野利、把利、破丑等部。^③

贞观以后在党项羌大迁徙的浪潮中，还有许多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迁徙。《新唐书·地理志》：“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旧唐书·党项羌传》称：“其（指党项）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④

二、第二次大迁徙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尽撤河西戍军入卫京师，吐蕃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随后又进据关中，经常与党项羌联合起来寇掠，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阻断吐蕃与党项的

^① 《资治通鉴》卷 202 高宗永隆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 220 肃宗乾元元年。

^③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

^④ 汤开建先生考证，天授三年内附党项当为万余口，见《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载《西夏文史论丛》。

联系，以防止酿成更大的边患，唐朝边帅郭子仪等将散处在盐、庆等地的党项分三支迁往他处。

一是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新唐书·党项传》载：“(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这些迁往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党项部落就是后来著名“平夏部”的前身。

二是迁往灵州。郭子仪表徙静边州都督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的同时，“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①。据《新唐书·地理志》上述10州均隶属灵州都督府，显然是将庆州破丑、野利、把利、拓跋等部迁往灵州后设置的。

三是迁往延、绥二州。《新唐书·党项传》在拓跋乞梅皆入朝的后面，又记述“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他们成为后来“南山党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横山地区野利家族与府州折氏的前身。至于留在庆州的党项，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东山部”^②。

^①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② 《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五年胡三省注：“党项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其窜居南山者，为南山党项。赵珣《聚米图经》：‘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南，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宋初，曾任延州节度判官宋琪上言：“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砾，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宋史》卷264《宋琪传》）